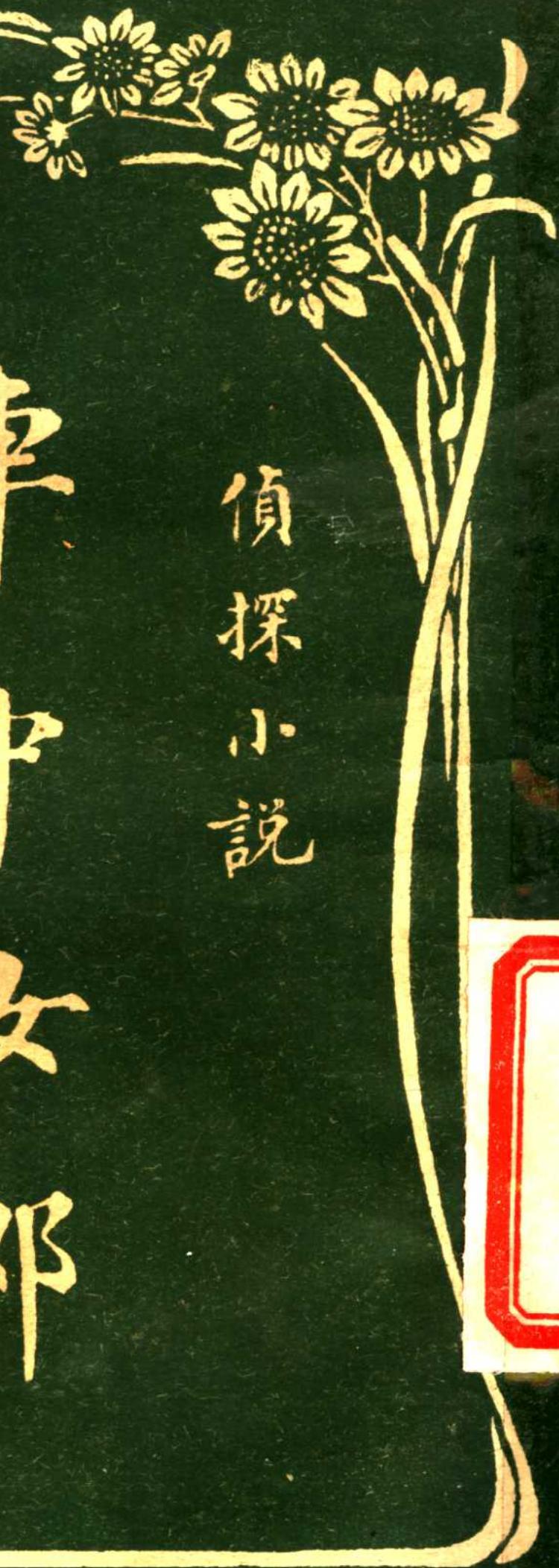


偵探小說

車中女郎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初版

(小説)車中女郎(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

必翻作有此
究印權著書

口述者星河
筆敍者閑進步書局
發印刷行者兼進步書局
分售處所中華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九二號
棋盤街



說小探偵

車中女郎提要

一女子擁有一巨資爲人所賺置諸僻地其未婚夫僱探訪覓嫌疑多人未得眞犯厥後乃偵得其族中老儒之私生子實爲之山窮水盡佳境乃見矣筆似之

小偵探 車中女郎

星河口述 閑閑筆敍

歐留以利乃少佐者英吉利征印度時之敢戰士亦倫敦商界中之大資本家也卜居于管士根街門庭壯麗洵稱巨室一日自晨至午其家人擾擾營營張皇失措咄咄稱怪之聲相接續若遭大不幸者繼而幹僕四出絡繹于道又繼而報警署邀偵探而名探比狄格亦爲其所招致適比狄格以他案羈身不能立時應徵于是少佐家以夥兼婿之名獨得士者乃躬往就商焉既相見比狄格以獨得士神色倉皇若失魂魄者然卽曰今君辱

車中女郎

二



臨必有非常之事。且我決其事于君身。有密切之關係者。然乎。獨得士應曰。君言誠不謬。因自通名。且曰。君識歐留以利。乃少佐乎。比狄格曰。頗聞其剛勇善戰。兼善經商。然未謀一面也。傳聞其女公子中奸人之計。君來得母爲此耶。獨得士濶然曰。其女公子即余之未婚妻也。今晨忽被驅。蹤跡毫無存亡。莫卜正不知此時作何狀。言次不禁淚下。又續言曰。幸先生隣乃父僅此一女。而鄙人一生之哀樂亦繫于斯。速竭能力爲我覓得之。價費無論若干。數余與少佐必擔任也。比狄格曰。君母徒自傷懷。旣求助于余。請以事之始末見教。獨得士聞言。乃探手囊中。出書函一授比狄格。曰。君先閱此。比受而讀之。其文如下。

我所最可親可愛之那大沙我昨晚歸驟得一症奇而險將不省人事我此時萬念已灰所深印余腦而不能去者惟卿卿耳今特以車迓卿卿速乘以來遲則恐無相見期矣

獨得士上

比狄格讀竟詫曰獨得士非君也耶此非君手書耶那大沙爲何人又與此案何涉獨得士曰那大沙卽少佐之公子此函卽奸人之毒計余平日所書者雖異而實相似因有偏斜之象似爲余病中力疾所書者而不知奸人正以此自掩其僞也又細譯文義極爲迫切蓋信余病之篤是以受此愚弄竊以那大沙無仇家誰欲得而甘心者卽以奸人論又何獨注意

於此女然則誘之去者其意將何居其目的又何在其必摹余書而爲此僞函者又何故先生幸爲我一決其究竟比狄格曰失女之情狀旣聞命矣今請君詳述少佐之家世財產及其家人並其女那大沙與足下所處之地位備余資考證否則事未分明余何敢妄斷獨得士曰可當爲君一一言之

少佐先世本巨族後漸式微弟牟特以利乃又性好樗蒲常以鉅金爲孤注數年後家產益蕩然無存所負且累如山積矣牟特以利乃以避債故遂遷居俄羅斯後聞其以體弱不耐寒冷未幾卽卒少佐於此旣慨家業之凋零復傷弱弟之客死牢騷抑鬱無以自遣乃憤然出游從軍印度後卽置身商場以子然一身赴南非

州經營數載獲利無算。旋整歸裝，飾管士根街舊宅而居之。家業復振，依然稱巨富矣。

少佐既返倫敦，仍出資營商業，亦頗得利。余年僅二十二，即蒙少佐賞識，拔之于衆人之中，而加意栽培。數載以後，少佐以余稍有閱歷，漸任余以要務。少佐年老多病，前年又得癱瘓症，醫治累月，毫無應驗。而所有商業，少佐既不能自經營，竟囑予爲總理。以自代，亦可見信任之至矣。

從此少佐閉門養病，坐臥一榻，起居動靜事事需人。其女公子那大沙朝夕侍奉，無倦容。而余既獨掌少佐之商業，凡遇事之有關係者，仍就少佐榻前稟命而行否，亦日必一至報告。一日之事，因

得與那大沙時相會晤。蓋日謁少佐必見此女侍側也。
少佐夫人早逝世無子。僅此一女年方二十有豔名。少佐視之如
命。不啻掌上明珠焉。余既與相見。目注神馳。兩相愛悅。少佐覺之。
力贊其成。蓋少佐本信余深愛余甚者。一諾千金。婚約遂訂。從此
少佐益信任余。並使兼督家政。凡少佐之商業財產一家全權悉
委之于余。余自蒙此國士之知。骨肉之愛。日夕勤勞以圖萬一之
報。近已擇期三星期後。與那大沙行成婚禮焉。

獨得士述既竟。比狄格乃問之曰。此案已報警署否。獨得士曰。已
報矣。比狄格曰。自晨至午。曾否作何佈置。獨得士曰。余與少佐東
手無策。惟警署已飭大隊。採捕追尋踪跡。凡船埠火車站。莫不星

羅棋布以防奸人。挾此女而遠颺。比狄格曰。此固辦案之不二法。門然我料奸人必匿此女于近處。以掩耳目。不敢公然出行也。因詢獨得士曰。奸人之馬車門者。曾識其號數乎。御者面目何若。君曾一詢門者乎。獨得士聞之。以手加額曰。君言良是。我未嘗計及。

此也。又曰。君所垂詢者余已盡告先生矣。先生其何以教我。比狄格曰。此非一時所能決。亦非一端所能盡也。請試言之。

夫那大沙爲少佐之愛女。少佐素有富厚之名。遠近無不知者。彼匪徒施其虜人勒贖之慣技。羅而致之。以居奇貨。亦未可知。此一說也。那大沙之倏忽不見。不先不後。適在將行成婚之際。又似與足下爲難。一若嫉妒此美滿姻緣者。是明關乎婚姻問題矣。此又

一說也。少佐無後嗣。身後雖必有繼之者。而偌大之家產。其女必占多數族人中。或有覬覦之者。恐其分而少也。故設此機阱。隱匿必此女。以爲將來獨得之地。步此又一說也。凡此三者。皆切近事理。不容或有之之事。然彼奸人必託君名。而作此僞書。則余之第二說似較確。君恕。余狂言。君與那大沙。訂婚之際。憶有無端之阻力。否。獨得士曰。無之。比狄格曰。那大沙未識君之前。君知其有親愛之友乎。獨得士曰。那大沙眼高于頂。少所許可。雖有交游。皆泛泛者。比狄格曰。是亦難言。世固有不知自量之人。而妄思攀龍附鳳者。獨得士不應。比狄格曰。此僞書爲案中要據。平日能摹君字跡者。君意中有其人乎。獨得士沈思未卽答。比狄格曰。君同夥中有諸。

乎。獨得士曰。余同夥中實無其人。外此則余之交游絕少。似亦無之。

有頃。比狄格曰。少佐家資究有幾。何君必知之詳矣。獨得士曰。合計之不下三十萬磅。比狄格曰。可謂富矣。少佐設不諱。應繼續者爲何人。財產作何布置。君亦聞之否。獨得士曰。余嘗聞少佐言云。身後將以財產分五之四歸其女。其所餘之一分。則以與其族叔名哲來孟。其人未聞繼續之說也。比狄格曰。君曾見哲來孟乎。其人如何。獨得士曰。哲來孟忠厚長者。藹然可親。必不喪心。至此比狄格曰。然則少佐族中舍此人外。猶有人乎。獨得士曰。哲來孟老而無子。而少佐獨以財產分給之。不及其他。則少佐身後似已無。

可繼續者矣。余縣揣其情當如此。其實我不知也。比狄格曰。果如君言。則少佐資財將盡歸其女利之所在人必爭之。雖無近族。恐豔之者正不乏人耳。此節頗有關係。君言不詳。言又不能坐實。必還質諸少佐而後可。今盍與君同往少佐宅試一詢之。想少佐必能詳告君之所畧。更再詢門者以今晨之現象。或能得一線光明。以爲偵探之肇端。斯亦幸耳。獨得士曰甚善。甚善。少佐遲君久矣。乃相與共坐一車向管士根街而行。既至少佐宅。獨得士導比狄格入廳事。呼門者至詢之。門者卽以一切告。因知今晨駕車之御人年約五十左右。面微赤。削而長鬚。髮已蒼。車牌號數未嘗留意。此外云云。一如獨得士所述。比狄格。

又呼司家婦須臾一半老徐娘自外入自述所見比狄格復詢以那大沙近日起居瑣事均答言如常比詢畢遂麾之使退而謂獨得士曰余當先往一謁主人翁君幸爲我介紹獨得士諾之卽導之往少佐室

時少佐臥于榻見客至起而危坐顧獨得士曰此即比狄格先生耶比狄格趨而前少佐即緊握其手而言曰不佞德薄災生方寸亂矣又以病魔糾擾不克爲禮君其恕之比狄格遜謝少佐曰咄咄誰作此狡猾而誘拐吾女者言畢鬚髯戟張意殊憤憤比狄格慰之曰公其少安僕願爲公効馳驅或能得當以報也少佐曰能如君言老夫感且不朽矣比狄格曰今日之事頃密司忒獨得士

已爲僕道其崖略而僕尙有質于公者公其許我乎少佐曰惟命比狄格曰吾公財產富有人盡知之百年後雖繼續者自有其人而此數十萬磅之鉅資想女公子必占其多數少佐曰寒族凋零殆盡余弟余姪又皆不壽今則惟余僅存身後更無可繼續者矣比狄格曰然則公之家產將盡歸女公子矣少佐曰然將盡歸之余女此則余計早決矣

有頃比狄格曰貴族中非有哲來孟其人乎少佐曰有之此老與余爲疏遠之族叔伯道無兒病與余同年歲雖長于余而精神矍鑠余決其必享大年故余嘗與之言倘一旦先朝露而逝當以家產五分之一贈之也比狄格曰其人品若何公許僕一見其人乎

少佐曰君欲見之甚易易也其人耽理化學閉門考驗終身不倦而待人接物一出于至誠乃一溫厚樸實之長者君之詢此得毋疑此老爲不法事耶比狄格未即應少佐又曰是則余敢百口保其必無也比狄格乃含糊應曰否否僕與公敍家世故偶及之耳無他也

繼又曰聞諸故老貴族向稱繁盛今何求一人而不得耶少佐唏噓曰誠如君言然竟無人爲余後矣是誠寒門之大不幸比狄格曰公恕僕僕意貴族中或竟大有人在而爲吾公所不及知者亦事之所或有也少佐曰否否余雖壯年遠出然確知余族之無人也余止此一女伴我餘年所謂慰情聊勝于無者今忽落奸人之